

摘要

创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决居民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现实选择。为了减少失业、驱动创新，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以鼓励民众创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改善我国城乡创业环境。但城乡创业环境的改善只是在客观条件上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多市场机会，对于创业者来说，自身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其敏锐识别市场机会并迅速抓住创业时机。金融知识有助于居民作出科学的经济决策，提高决策者的企业家能力，促进决策者合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进而为增强民众创业活力、提升创业经营绩效提供了可能，但金融知识是如何影响创业行为、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对不同主体影响的差异还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使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相关文献及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以家庭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了家庭金融知识水平指标，从创业决策、创业动机和创业绩效的角度，运用 Probit、IV Probit 和 OLS 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从借贷行为和风险态度两方面对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具体路径进行检验。在异质性分析中，从城乡地区和教育水平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金融知识对不同家庭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最后，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对家庭创业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的创业概率，会对家庭主动作出创业选择产生积极作用，且能显著改善家庭创业绩效，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时，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后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经异质性研究发现，对于居住在不同地区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金融知识对创业活动具有异质性影响，金融知识对城市家庭创业决策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城市家庭创业绩效的促进效果也大于农村家庭。从教育水平上看，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对创业活动的正向影响在初等学历户主中较为显著。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会增强创业者对正规信贷渠道的偏好并提高其正规信贷需求，有效缓解家庭在创业过程中的正规信贷约束。同时，金融知识也会通过增强创业者的风险偏好，进而增强家庭创业意愿。

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政府应进一步向居民普及金融知识，加强金融知识的教育与培训，缩小城乡地区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差距，优化我国金融机构对创业活动的信贷支持，推动我国创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金融知识；家庭创业；创业绩效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 realistic choice to solve the employment of residents and improv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In order to reduce unemployment and drive innova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entrepreneurship support polici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start businesses,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my country.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only provides more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entrepreneurs in objective conditions. For entrepreneur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wn capabilities helps them to identify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quickly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tart a business. Financial knowledge helps residents make scientific economic decisions, improves the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of decision makers, and promotes the rational and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by decision makers.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e magnitude of the impact,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n different subjects are worth further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the 2015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and review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taking family entrepreneu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irstly uses factor analysis to measure the family.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level indic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uses the Probit, IV Probit and OLS model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n family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and uses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action , to test the specific path of financial knowledge affecting family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from two aspects of lending behavior and risk attitude. I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n family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education level. Finally,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litera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mily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family's entrepreneurial probabilit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amily's active entrepreneurial choices, an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family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fter us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re still robus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of urban households is more obvious, and the effect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urban households is also greater than that of rural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lev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household heads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knowledge level will enhance entrepreneurs' preference for formal credit channels and increase their demand for formal credit, effectively ease the constraints of family formal credit, and then promote famil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t the same time, financial literacy will also improve famil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y strengthening the entrepreneur's risk appetite.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popularize financial knowledge to residents, strengthen financi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narrow the financial knowledg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optimiz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y country. Credit support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my country.

Keywords: financial knowledge;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3
1.2.1 关于创业的文献综述.....	3
1.2.2 关于金融知识的文献综述.....	5
1.2.3 文献评述.....	9
1.3 研究内容.....	9
1.4 研究方法.....	10
1.5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10
1.5.1 创新点.....	10
1.5.2 不足之处.....	11
第 2 章 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行为的理论基础	12
2.1 相关概念界定.....	12
2.1.1 金融知识.....	12
2.1.2 创业行为.....	12
2.2 相关理论基础.....	12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12
2.2.2 计划行为理论.....	13
2.2.3 家庭金融理论.....	15
2.3 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理论机制分析.....	16
2.3.1 借贷行为机制.....	16
2.3.2 风险态度机制.....	19
第 3 章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设计	22
3.1 数据来源.....	22
3.2 变量选取.....	22
3.2.1 被解释变量.....	22
3.2.2 解释变量.....	22

3.2.3 控制变量	24
3.3 计量模型构建	25
第 4 章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实证分析	28
4.1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回归分析	28
4.1.1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回归分析	28
4.1.2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动机的回归分析	30
4.1.3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	32
4.2 内生性检验	35
4.3 稳健性检验	36
4.4 异质性分析	38
4.4.1 城乡地区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	38
4.4.1 教育水平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	40
4.5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42
4.5.1 正规信贷渠道偏好机制	42
4.5.2 正规信贷需求机制	43
4.5.3 正规信贷可得性机制	45
4.5.4 风险态度机制	46
第 5 章 结论与建议	49
5.1 研究结论	49
5.2 政策建议	50
参考文献	52
致谢	56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57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创业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它不仅促进了家庭财富的增加，还有力带动了就业，增强了市场活力，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良好运转。国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创业活动，以带来更多就业机会，提高经济的发展质量，促进国家经济繁荣发展。2014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经济发展战略，鼓励广大青年进入创业市场，有效刺激了居民创业激情，掀起了全国的创业热潮。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将“大众创业、大众创新”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推进现代化人才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大力发展创新创业，有助于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举措，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李克强总理在 202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社会主体参与创业市场的主动性，促进社会整体的进步。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可见创业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创业者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选择，有助于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 2005 年至 2019 年间，我国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总就业人数占比持续增长，2005 年我国私营企业、个体就业总就业人数占比为 7.80%、6.56%，在 2019 年该比例上涨到 30.26%、23.45%，总就业人数达到 40526 万人，期间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有效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市场主体达到 1.54 亿户，同比增长 11.1%，其中个体工商户 1.03 亿户。而全国各类市场主体累计注销 1323.8 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 961.9 万户。可见我国的创业质量并不高，个体工商户仍面临着严峻挑战。据全球创业观察(GEM)2019/2020 中国报告，在创业态度的调查研究中，虽然有高达 74.9%的人对于有利创业机会能进行感知和识别，但担心在创业活动失败的人所占比例为 44.7%，最终仍然具有创业意向的人所占比例仅为 21.4%。近年来我国的创业环境虽然在总体上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缺少创业方面相关教育的问题也随之显露。金融知识是创业领域相关教育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人们对机会识别的一种能力，缺乏金融知识的个体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度较低，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在投资活动中较难作出科学的经济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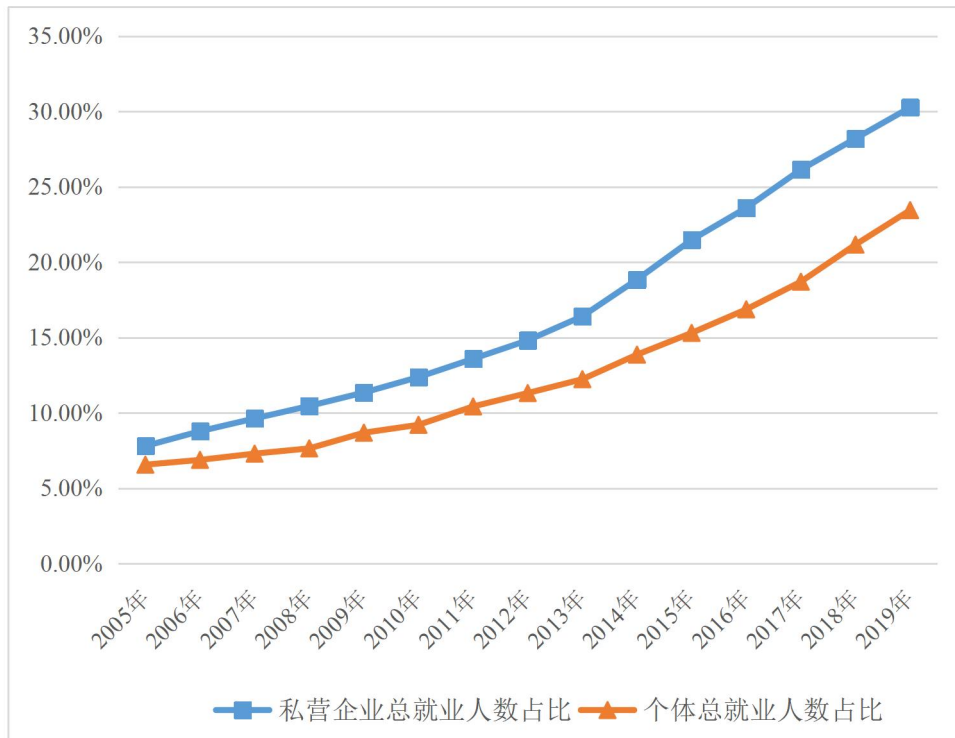


图 1.1 2010-2019 年我国私营企业与个体就业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健发展，有必要促进金融知识教育的强化，加快我国人才强国的建设进程。然而，目前我国创业者所具备的机会识别能力与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整体并不高，金融知识储备的不足限制了其企业家精神的实现。相较于对于市场信息不敏感的人，识别到市场机会的投资者，更善于把握创业机会，懂得利用自身所具备的财务知识，综合评估与分析创业形势，判别创业项目的盈利能力，积极寻找创业资本的来源渠道，通过合理、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并尽可能规避投资风险，有助于增强创业者的资源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创业扶持政策下，有效激发了我国家庭创业的活力，但金融知识仍处在较低水平，本文意在考察金融知识与创业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并探究了金融知识影响创业活动的作用机制，由于户主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与城乡差异的存在，本文进一步探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异质性影响，进而为增强民众创业热情、推进我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提出合理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在社会经济活动参与中，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在各个市场中作出的消费、储蓄与投资决策，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产生影响，从而调节了社会就业与经济运转。以往学者在研究创业行为时，对创业的影响因素集中于社会环境、国家创业相关政策等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大多从创业者个人特质、创业时自身受到的融资约束等角度展开。也有部分文献从金融知识的角度分析对创业决策与创业动机的影响，却未将创业后的经营绩效纳入研究范围。当前我国创业环境虽有一定改善，民众的创业积极性增加，但创业企业生存率却不高，鉴于此本文选取微观家户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金融知识对于创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对于创业主体动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金融知识对创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此丰富拓展家庭金融领域的理论研究，延伸了过往宏观层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拓展意义。

(2) 现实意义

从实际角度来看，创业为社会就业提供了重要力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转，同时有助于国家分散自身风险，增强国际竞争力，为国家产业技术革新提供了重要途径。居民能否快速有效识别创业机会以及在创业后能否持续经营，都与其自身能力息息相关，金融知识是个体自身能力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居民金融知识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研究金融知识与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提高我国创业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揭示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阐释内在的影响机理，并基于城乡区域、教育水平角度，对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行为的关系进行异质性分析，为政府部门开展金融知识教育以及创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也有利于强化居民创业意识，保障创业绩效，对于激发家庭创业潜力、防范金融风险具有现实意义。

1.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早在上个世纪，国内外学者就展开了对创业的探讨研究。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有关促进居民创业意愿，提高创业收益的研究不断深入，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从家庭创业、金融知识的内涵与影响因素及相关联系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总结，为本文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2.1 关于创业的文献综述

（1）创业的内涵

创业是一种制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社会繁荣的战略，有力推动了经济增长，通常创业被认为是企业家成立一家新的企业（Gartner, 1988）。在经济学领域中，创业是指创业者对资源要素的组织运用能力，体现了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Weber（1990）提出，创业是指企业家通过运行和掌管某组织的一些业务，承担相关业务风险，进行市场交易，以提高业务的净利润和市场份额。创业活动不仅包括成立新企业的情况，也包括了二次创业的情形，即基于一家现有的企业再展开创业活动。

Gartner（1988）通过构建创业模型，模型中包括创业者要素、创业组织要素、创业过程要素和外部环境要素，从多个维度来理解创业。他认为，创业是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企业家也经历了从个人到创建团队的过程。Timmons（1999）指出，创业的核心要素包括创业团队、创业机会及各类资源。在受外部环境影响的情况下，创业过程是指从寻找创业机会，通过合理组织运用各类资源，到把握创业机会，拓展创业团队。Bygrave（1992）也认为创业是在经济运行中，对创业机会的寻找与开发。Shane & Venkataraman（2000）也指出，创业就是发现或创造创业机会，这个过程是企业家自身能力的体现。

（2）创业的影响因素

创业行为的相关研究在近年来不断深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从不同的研究角度来看，创业行为具有多种影响因素。参考以往文献，学者大多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出发，将研究主体作出分类，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外部环境。

1. 个体特征

在年龄方面，Sternberg & Bergmann（2007）通过研究发现，年龄对于创业活动的影响比较显著，当个体处于较大的年龄阶段，创业意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在性别方面，性别因素与创业行为存在一定的关系，相比女性而言，男性的创业意愿更强，实证研究也得出女性更追求稳定，倾向于成为雇佣者的结论（Koellinger et al., 2013）。在教育方面，Dawson et（2014）通过对教育与创业活动关系的研究，认为二者是双向影响的。一方面，对于高学历人群而言，在社会生活中识别和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较强，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这会增强他们的创业倾向。另一方面，创业活动往往存在机会成本，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而言，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相比创业来说承担的风险更小。Cramer et al.（2002）经研究发现，个体的风险态度会促进或抑制其创业行为，对于偏好做出风险尝试的个体来说，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较高，而通过进行创业活动有机会获得高收益；

对于厌恶风险的个人来说，在做出投资决策中更为保守，倾向于拥有稳定收益，选择创业的倾向更低。张云亮等（2020）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情，研究发现随着风险偏好的增强，会显著提高居民的创业意愿。

2.家庭特征

国外学者 Buera（2009）通过对家庭财富与创业活动的研究，发现随着家庭财富增加，会提高家庭的创业倾向。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在研究农户家庭的社会网络时，发现其与创业活动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当家庭拥有多样化的社会网络，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对更强，家庭有更多渠道获得借款，从而促进了家庭的创业参与。柴时军（2017）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社会网络与家庭创业呈正相关关系。王春超和冯大威（2018）的研究则更关注于社会网络作用于家庭创业的机理，经深入探讨后指出在社会网络较复杂的家庭中，自身能力会受到周围影响，丰富的社会网络也会提高创业资本，因而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苏岚岚（2016）通过调查发现，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于创业活动也有一定的正相关性，推动了家庭创业参与。杨婵等（2017）认为家庭资产总量对农村家庭创业活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家庭资产水平越高，家庭作出创业选择的可能性越大。张兵等（2021）的研究显示，信贷约束会抑制创业决策，当家庭信贷约束问题得到缓解时，家庭选择自主创业的概率会更高。

3.外部环境

政府有关创业活动的管制制度、创业优惠政策、行政审批程序和房价控制等外部因素，在宏观层面影响了家庭的创业活动。Gartner（1995）研究发现，周围创业环境会对创业者的创业激情产生影响，发达的金融市场、健全的创业相关制度等会提高家庭创业意愿。Klapper et al.（2004）通过研究欧洲政府规章制度发现，过多的政府规章会抑制家庭的创业参与，降低居民创业热情。国内学者张龙鹏（2016）通过调查发现，行政审批会影响人们的创业行为，在高强度的行政审批下，会对企业家的创业激情产生抑制作用，也会影响新创企业的经营规模。陈刚和陈敬之（2016）通过研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指出国家的产权制度越完善，创业者主动创业的意愿会越强。吴晓瑜等（2014）通过研究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指出房价也是制约家庭创业的一个因素，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人们承受的生活负担较重，作出创业决策的概率更低。蔡栋梁等（2018）通过对当地家庭进行研究，也发现过高的房价对于家庭的创业意愿具有抑制作用。

1.2.2 关于金融知识的文献综述

（1）金融知识的内涵

金融知识起初受到关注，是源于 Jump\$Start 联盟自 1998 年开始、每隔两年以

美国高中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的研究,通过对金融知识情况调查统计出三次得分,平均得分分别为 57.28、51.89、50.23,三次调查中的金融知识水平均较低,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因而美国国会开始加大对金融知识的关注。2003 年 12 月,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平交易与信用核准法案》(Fair and Accurate Credit Transactions Act,FACT),加强对国民金融知识的教育,并作出将金融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法案的决定(王宇熹、杨少华,2014)。从广义的范畴来看,知识(literacy)包含两种能力,其中一种是对字符、图形和表格的识别与理解能力,一种表现为通过使用字符、图表有效处理相关问题。在初期,学者 Noctor et al.(1992)最早分析金融知识的内涵,指个体在使用和管理资金上所具有的能够做出明智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美国金融知识和教育委员会(2006)提出,金融知识衡量了个体对金融资源开发与管理从而提高自身福利水平的能力,将金融知识定义为个体进行理解后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促进个体与家庭金融资源的有效管理,进而保障终生金融福祉。JumpStart(2007)与美国总统金融知识咨询委员会(PACEL,2008)也认同这种理解。Cude Brenda 等(2006)认为金融知识是指居民对金融环境中市场信息的感知和理解、以提高家庭金融福祉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敏锐感知并利用金融市场信息、妥善处理紧急金融事件、作出科学金融决策以及合理预测行业前景等内容。

学者们对金融知识的理解大致相近,但侧重点略有不同。金融知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掌握经济金融知识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指在实践中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金融知识在我国的研究较晚于国外,多数国内学者借鉴了国外研究中金融知识的概念,尹志超等(2014)从客观角度出发,认为金融知识代表个体对金融市场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数理计算能力与理解,常用调查问卷中的统计结果来衡量。马双和赵鹏飞(2015)指出,金融知识反映了个体在金融经济活动中自身的逻辑思维与理解能力。黄宇虹和黄霖(2019)等认为其代表了人们对股票、基金组合等金融产品的了解程度。张号栋等(2016)认为不止包含个体对金融知识的主观理解,还应包含有效运用金融知识,做出科学、合理金融经济决策的能力。

(2) 金融知识的测度

在金融知识的测度方法上,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在当前研究中,主要包括主观和客观金融知识测度法。从主观金融知识测度法来看,主要是从受访者的理解能力的角度来考察,包括对金融市场中的股票、债券及基金等产品,在评估受访者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时,主要基于受访者对自身的主观评价与认知。而客观金融知识测度法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通过组织相关调查问卷,选取与设置金

融知识相关问题,统计分析受访者的回答情况,以此度量其金融知识水平。Lusardi 和 Mitchell (2005) 最早设置“复利计算”、“通货膨胀理解”及“风险分散理解”三个问题,通过统计受访者的回答情况,以此测度金融知识水平。进一步地,在 2009 年他们完善了这一测度标准,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高级金融知识指标,从较为专业的角度出发,考察受访者对风险分散、基金组合及金融工具的使用等内容的理解。

对于金融知识水平的度量,国内外学者大多采用一个综合性的指标。Guiso 和 Jappelli (2008) 提出,只简单询问参与者对自身金融知识的主观评价无法全面、准确衡量,即主观金融知识测度法的测度结果是有偏差的,对于过度自信的决策者,在评估自身金融知识水平时,主观评价较强,倾向于对自身做出较高估计,因此目前研究学者们大多使用的是客观金融知识测度法。Chen 和 Volpe (1998) 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在进行金融知识的测度时开展问卷调查工作,根据居民的正确回答个数,通过计算分析正确率来考察金融知识情况。而这种测度方法未考虑到问题的难易大小及重要性程度,而是在统计时将问卷中全部问题视为同样重要。Lusardi 和 Mitchell (2011) 经研究提出,调查问卷中的各类金融知识问题,询问与考察的角度各不相同,各类问题的代表性也有所差异,因此在构建金融知识综合指标时,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更为合理有效。国内学者也沿用了这一方法,尹志超等 (2014)、马双和赵鹏飞 (2015) 在实证研究中,根据受访者对于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理解和投资风险问题的回答情况,使用因子分析方法计算金融知识指标。孙光林等 (2019) 也认为,只简单加总受访者的回答情况难以区分各类问题在度量金融知识上的不同重要程度,应采取更为可行的衡量方法。

(3) 金融知识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研究学者在分析金融知识的影响因素时,将其分为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两种。在个人因素层面, Jappelli & Padula (2013)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性别会对个体的金融知识水平造成显著的影响,实证研究得出男性的金融知识水平较高于女性。Gamble et (2012) 研究表明,年龄会对个体金融知识水平带来影响,由于年龄较小的个体生活经验较少,老年人的记忆能力和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中年人的金融知识水平相对较高,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金融知识与个体年龄呈倒 U 型曲线。Grohmann et (2015) 指出民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经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的金融知识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宋敏等 (2021) 从教育的角度研究发现,教育年限对个体金融知识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教育年限能从加强个体认知、丰富社会网络两个渠道提高金融知识水平。

在社会因素层面, Campenhout (2015) 研究发现,父母对金融市场中信息了

解程度与参与程度高会显著提高下一代的金融知识水平，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会使孩子的金融知识储备有所差异。Luhmann et (2015) 通过对德国学生样本的研究发现，对于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当其参与金融类相关课程的教育培训后，会对其金融知识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Karaa&Kugu (2016) 通过研究金融知识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发现各类媒介例如阅读国内外金融新闻、参加金融网络课程等，对于居民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4) 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

有关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展开了研究探讨。Marshall (1930) 在研究过程中首次提出，个体特征差异会影响创业行为，创业者所具备的个人能力会通过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塑造过程，进而对其创业活动产生影响，但他当时未考虑金融知识因素。Say (1971) 从资金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较强的资金管理能力更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资金来源渠道更广的创业者，创业成功的概率更高。Hastings & Tejada-Ashton (2008) 通过研究探讨发现，在掌握较多金融知识与财务管理学识的条件下，能提高企业家合理评估业务规模效益及相关风险的能力，以推进科学决策的执行。Emmanuel (2010) 通过对南非一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在当地青年创业者的金融知识调查中，结果显示金融知识均值较高，推动了该地区的创业活动。Pearl Dahmen (2014) 通过研究美国地区的 14 家小企业，发现金融知识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在金融知识较为丰富的小企业中，拥有的经营收益相对较高。

国内学者对创业行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区域化研究，学者们经研究发现在农村地区，金融知识会对创业活动带来影响。罗荷花和伍伶俐 (2020) 通过对武陵、秦巴和罗霄地区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当农户自身金融知识水平越低，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而越高。与之相反的是，孙光林、李庆海和杨玉梅 (2019) 也以农户作为研究调查对象，实证研究发现农户在加大对金融知识教育的重视后，创业参与的意愿更强，也能显著促进创业项目收益的增加。苏岚岚和孔荣 (2019) 通过研究发现，金融类创业培训会加深农户对金融市场各类活动的了解，推动农户家庭作出创业参与。信贷因素也是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之一，周天芸和钟贻俊 (2013) 研究发现，金融相关的教育影响，能增进创业者对正规信贷的认识，有助于居民了解与获得创业贷款的途径，对家庭的创业决策具有调节作用。尹志超等 (2015) 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微观数据 (CHFS) 进行研究发现，金融知识会通过提高家庭正规借款可得性为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来源，有助于城乡地区家庭顺利开展创业活动。曹璨和罗剑朝 (2019)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会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从而影响家庭的创业行为。尹志超和张号栋 (2020) 认为，提升金融知

识水平有助于居民在还款时选择更合理的方式，改善自身现金流状况，促进自身金融约束得到缓解，进而提升居民的创业活力。毛丰付等（2021）经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储备的增强，会使家庭的风险态度发生转变，鼓励不同家庭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促进了家庭的创业选择。

1.2.3 文献评述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在对金融知识的研究中，大多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金融知识的内涵、测度与影响因素等方面，目前对于金融知识指标的测度，学术界仍然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部分研究学者侧重于从专业知识层面度量金融知识，而部分研究学者从运用技能上考察金融知识水平，学者们大多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衡量金融知识，区别主要体现在测度时选取的问题有所差异。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对创业行为展开探究，结合当地国情与宏观创业环境，经研究发现创业者的性别、年龄与所处社会网络等因素会对家庭的创业活动产生不同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在研究时发现居民的金融认知会对家庭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在研究中将金融知识也视为创业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金融知识对家庭金融经济决策与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但多数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决策、创业动机的关系，而未将家庭创业绩效纳入研究范围内，缺乏对家庭创业后经营项目收益情况的分析，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金融知识对于创业项目经营绩效的影响，为创业群体改善经营绩效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国内学者对家庭金融与创业的研究起步较晚，本文从家庭借贷行为与风险态度着手，对家庭创业行为研究进行侧面分析，进一步补充和拓展金融知识作用于家庭创业的具体路径。

1.3 研究内容

本文分为如下 5 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本章节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阐述本文研究意义，介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相关研究综述，梳理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的相关文献，详细阐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展，归纳总结以往文献研究的特点，并总结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相关理论基础。界定金融知识、家庭创业行为的定义，梳理相关理论研究，分析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理论机制，为本文后续提出政策建议指明了方向。

第三章，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设计。介绍本文数据来源，选取与定义相关变量，对于金融知识指标的构建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并进行变量描述性统计，构建计量模型。

第四章，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首先，将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决策、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其次，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对回归结果进行异质性分析，对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第五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基于前述几个部分的内容，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1.4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对国内外金融知识和家庭创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总结了学者们对相关变量内涵的理解与相关关系的研究，重点梳理了金融知识的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等文献，也对创业行为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考察本文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进行归纳总结，为本文的研究指明方向。

（2）实证分析法

在实证检验中，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测度了家庭金融知识水平指标，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与创业动机的影响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检验，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使用 OLS 模型检验，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中的传导机制，并选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基于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提出合理化建议。

（3）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

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从定性角度分析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的相关关系，进而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实证计量模型，对主要变量进行选取与定义，从定量的角度实证探讨金融知识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1.5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1.5.1 创新点

本文存在的创新主要体现在：

(1)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CHFS)，该数据库调查群体范围广，调研的信息充足，总体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考虑到家庭是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在启动创业时大多参考家庭成员的共同意见，因此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主体，以此更深入的研究家庭创业参与与创业经营情况。由于西方国家起初研究金融知识时多聚焦于城镇地区，未能全面考虑农村地区的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事实上应加大对农村家庭金融知识水平情况的关注，因此本文同时将城、乡区域的家庭都纳入研究之中。

(2) 大多数研究文献主要关注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决策、创业动机的关系，而未将家庭创业绩效纳入研究范围内，由于我国新创企业的生存率仍然较低，本文实证分析了金融知识对于创业项目经营绩效的影响，为创业群体改善经营绩效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本文还考虑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的异质性影响，考察城乡、教育等因素，对研究对象分群体进行讨论研究，为政府部门制定与实施相应方针提供理论支撑。

(3) 本文从创业者正规信贷偏好、正规信贷需求与正规信贷可得性的角度分析，并将创业者的风险态度也作为中介，探讨金融知识对创业活动的间接影响途径，丰富了现有对创业的影响研究。同时，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通过替换研究变量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1.5.2 不足之处

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

(1)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金融知识的测度尚未形成统一标准，本文借鉴并沿用了已有文献中较常用的因子分析方法，根据问卷中的相关问题构建金融知识指标，考虑到问卷受访者对相关问题作出回答时可能带有猜测性，因而存在与真实的金融知识水平具有偏差的可能性，指标构建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2) 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样本每年都会发生变化，在新的年份调查中部分问题的设置也会发生变动，因而本文仅能使用截面数据进行研究，使得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能性后，家庭创业绩效的研究样本较少，研究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

第2章 金融知识与家庭创业行为的理论基础

研究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时，首先要深入了解相关的理论研究基础，界定金融知识、创业行为的基础概念，分析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理论机制，进而为本文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金融知识

对于金融知识（Financial Literacy）的概念，学术界尚未作出明确一致的界定，除“金融知识”以外，还存在“金融素养”、“金融能力”及“金融学识”等词汇，在研究和使用时能表达相近的含义。2003年12月，美国成立了金融知识与教育委员会，随后在金融知识的相关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逐渐加大了对金融知识的关注，通常金融知识被视为一个变量，与经济活动中的投资者行为相联系。本文的研究对金融知识的定义为：金融知识代表一种学习经济基础知识和获取金融市场信息的能力，个人利用自身获取到的经济、金融知识，合理对资源进行管理，促进个体和家庭金融资产的最优化配置，以实现金融福祉最大化的目标（Hung, et al, 2009）。

2.1.2 创业行为

在创业行为的界定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创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从创业的行为角度来看，Schumpeter（1911）认为创业是将各类生产要素聚集到一起，实现不同要素组合的活动。创业会带来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演变，不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行为会对经济均衡状态造成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创业的职业上看，Kanbur（1979）认为创业者是指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经济风险、支付工资薪酬以管理生产活动的人。本文研究将创业行为定义为：创业是在经济运行中寻找和开发机会，在现有的条件下利用市场中的各种机会，成立、培育新企业并实现创业收益的过程，更强调企业家使用当前市场信息来寻找可能有利可图的机会（Kirzner, 1973）。

2.2 相关理论基础

2.2.1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人的需求被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比如人们对饮水、饮食和睡觉的需求等，是人们生活中行动的动力。人们第二个层面的需求是安全需求，包括人身安全上的保障和财产风险控制等。人的第三种需求是社交需求，作为中间层次的一种需求，其中包含对爱情和友情的追求，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后，人们追求在社会交往中情感的付出与回报，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使人们的社交生活更丰富。在有效满足前三种需求后，人们会进一步产生尊重需求，即追求自身所拥有的的社会地位，希望自身能力与发展能被周围尊重与认可。马斯洛提出，当尊重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后，人们的自信程度会得到显著提高，能够提高工作上的热情，推动人们社会活动中的积极性。人们最后一个需求层次是自我实现层面，作为最高级的需求层面，人们会通过付诸行动以不断提升个人能力，加强妥善处理问题的能力，在社会中追求个人理想目标，实现自我价值。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 1943 年被提出，至今已有 79 年，较多被运用在管理学研究中，也适用于创业方面的研究。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进行创业活动需要有一定的动力来源，而这种动力从始至终贯穿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各个层次需求，对于当代社会中的居民，前两个层次的需求大多得到了满足，在基本生理条件与人身与财产安全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会不断提高自己的需求层次，追求社交需求与尊重需求，在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会追求最高层次的需求，不断实现自我价值。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包括创业行为，如果最基本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人们在作出创业选择时会缺乏动力，由于创业风险的存在，人们会预先对创业结果进行分析与衡量，对于创业活动是否能成功，是否会带来大额回报或亏损，充满很多种未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在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会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家庭在作出经济决策的过程中，金融认知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丰富的金融知识有助于居民有效识别市场机会，促进居民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有效激发居民的创业激情，推动居民努力实现个人价值。因此，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基础上，个体对进行创业活动的需求会显得非常活跃。另外，在有关政策方面，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创业活动的文件，为创业者提供了相关创业补贴，为其创业行为提供有力保障，为人们追求更高层次需求、追求高收益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2.2.2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 Ajzen 在 1991 年提出来的，英文表达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 TPB，该理论的发展基础是理性行为理论，对个体行为发生的

内在机理作出了有力解释。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将个人的信念和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该理论指出，个体的行为态度、主体规范和感知的行为控制，三者的存在共同塑造了个体的行为意向，从而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该理论认为，当个体的行为意图表现的愈强，执行该行为决策的可能性更大。实际上，个体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的行为控制三者，共同影响作用于个体的行为态度，当这三个要素都维持正向状态的时候，会对个人执行某项特定行为提供支持作用，此时行为意向愈强，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个体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一种相关产物，即个体的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下，个体会对其所处不同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综合评估具体事件带来的影响，以采取某项行为（彭艳玲，2016）。Ajzen认为，行为意图是一种主观意愿，结合个人观点和来自于外部的建议，在经过多方位的考量后对某种行为的选择，而正因为行为态度作用于行为意图，即个体对事件所抱有的正面或负面的态度，当行为态度所呈现的状态越积极时，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意图会越坚定。行为主观规范作为其中一种影响因素，与行为意图正向相关，当个体承受的外部压力较大时，个体做出特定行为的意向越薄弱，而当得到的外部支持和帮助越多时，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利于推进个体积极做出某项行为。当个体的生活经验越丰富、所拥有的资源存量越多时，能促进个体做出理性与最佳选择。当个体对于某种特定行为的感知愈强，其作出该项行为的概率值愈大。与此同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控制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个人心理因素和内部特征存在相关关系。心理因素包括个人态度和自信心强度，个体特质、工作能力和家庭结构则共同构成了内部特征。因此在内外机制的交互作用下，共同影响作用于行为意图三因素，为个体做出某项行为提供了动力。计划行为是基于个体对特定行为事项的认知，形成了行为意图后产生该特定行为的过程，创业行为包含了从计划、意图到产生行为的各个阶段，因而对本文创业行为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创业选择上，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三者，会直接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创业者会结合个人生活经历、经济条件、社会交往频繁程度和创业环境优劣情况，而不是一时冲动作出的选择，在经过综合考量后，创业者会受行为意图影响选择是否创业。当外部经济环境有利于创业活动，来自外部的支持越强，且当个体的经济状况越好、个体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越丰富、对风险的理性评估能力越强时，个体的创业意愿会越强烈，从而越倾向于作出创业选择。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是个体资金管理与管理合理决策能力的体现，会对行为意向的三个影响因素产生作用，进而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一方面，金融知识储备的增加能够增加家庭对风险的感知度，促进决策者对于风险金融市场的认知与参与。另一方面，金融相关教育的学习，有助于家庭获得金融机构的信

贷支持，促进家庭创业活动。以计划行为理论作为基础，丰富了家庭创业的相关研究，加深了学者对创业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认识，强化了创业行为研究的功能性和时效性。

2.2.3 家庭金融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坎贝尔是家庭金融理论的创始人。目前，金融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诸多，而家庭金融学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对于深化和巩固各学科的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约翰·坎贝尔指出，在家庭金融学理论中，将家庭和个人的金融福祉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以提高个人和家庭的金融福祉，而家庭进行金融投资会给家庭的整体经济状况带来影响，因此家庭金融学理论认为通过合理运用金融工具，在投资活动中制定有效的方案，实现家庭资产的最优配置，促进个人和家庭所有的资源价值最大化，从而不断提高个人和家庭福祉。在传统研究中，多以宏观层面为主，研究对象为公司和企业，而个人和家庭与之相比存在特殊性，其看待金融投资的角度不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也有所差异。从投资期限的角度来看，相比公司和企业而言，家庭的投资期限更长远；从偿债能力的角度来看，在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和偿债能力偏弱的情况下，都会直接制约家庭的金融行为，因此家庭金融学理论的探讨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家庭金融学理论中，个体和家庭如何做出金融行为，选择何种金融工具，是该理论的研究重点。由于多种影响因素的存在，比如家庭规模大小、人口结构的差异，都会造成金融决策能力强弱的差异，导致金融投资水平的高低有所不同；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和金融学领域的相关学习，也会对家庭的金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当家庭成员对金融信息的敏感程度低，无法有效利用各种金融工具，错过最佳的投资时机时，家庭和个人的金融福祉短期内难以得到提高。在传统金融学理论的基础上，约翰·坎贝尔对其进行了深化和创新，指出在难以做出最佳金融选择的家庭中，仅仅依靠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途径是不够的，如果家庭成员的金融知识水平很低，对金融信息和金融发展趋势的了解片面，即使金融市场足够发达、金融投资渠道的信息再畅通，这类家庭都难以及时做出科学、合理的金融决策，由此可见，在关注市场信息流通是否高效、畅通的同时，家庭金融理论还应加大对家庭金融知识掌握情况的关注，促进金融知识储备的增加。

约翰·坎贝尔所创立的家庭金融理论，研究了家庭通过寻找与分析金融市场信息，科学运用金融工具，以提高家庭金融福祉。家庭金融理论指出，金融知识作为金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个人和家庭有效规避金融市场风险、建立基

金投资组合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研究创业行为时，随着当前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金融知识水平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当人们掌握了较多的金融知识，整个家庭的金融成熟程度较高时，会促使家庭对外部创业环境的了解程度更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庭对金融风险的厌恶程度，有利于其作出科学的创业决策，进行合理有序的创业经营活动，从而实现自身金融效应，提高自身金融福祉。创业者通过提高自身金融知识储备，并对各种金融工具加以有效运用，为创业活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金融知识作为一种自我发展的能力，是家庭金融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为创业行为提供了导向。

2.3 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理论机制分析

2.3.1 借贷行为机制

(1) 正规信贷渠道偏好机制

当前我国家庭整体对金融产品的了解程度仍不高，对于金融行业的发展动态未能及时、有效了解，家庭在有借贷需求时，由于存在认知偏差与知识盲区，而产生金融排斥的心理，因缺乏对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相关政策的了解，在主观上会认为自身难以通过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审批，因而当家庭拥有申贷资格时也会倾向于放弃贷款申请，抑制了家庭自身在经济活动中选择正规信贷的意愿（Kon & Storey,2003）。创业家庭获得信贷资金的整个过程较为复杂，而金融知识从始至终贯穿了整个信贷过程，从创业者获得外部信贷信息，熟悉了解信贷流程，合理分析信贷成本，科学评估信贷条件，金融知识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和探讨中，证实了金融知识会从不同的角度作用于家庭的借贷行为，进而间接影响家庭创业活动。Lusardi 和 Tufano（2015）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水平金融知识的家庭，对市场借贷信息的了解更为全面，能合理评估借贷成本，对贷款流程与手续具备一定的认知，因而更偏向于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

宋全云等（2017）发现随着我国金融知识教育的强化，有助于提高居民对经济活动中经济金融信息的敏感度，强化其自身管理能力，提升家庭信贷决策的合理性，促进家庭在信贷市场上积极寻找与选择利率更低的借款渠道，从而增强了创业家庭选择正规信贷渠道的意愿。在拥有较为丰富金融知识储备的居民中，对于参与金融市场，往往会持有更为自信的心理，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的认识更为全面，能够合理分析各信贷渠道的优劣势。因此，随着金融知识的提高，促进了创业家庭对各类信贷产品的了解，包括产品的申请流程和还款难度等，提高了居民主观上对正规信贷产品的接受程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由于存在信息

不对称问题带来的影响，强化了创业家庭对信贷成本与信贷风险的管控能力，推动家庭在创业活动中选择正规渠道进行借贷，家庭对于正规信贷的偏好程度越高，创业的资金来源渠道更为安全，进而推动家庭进行创业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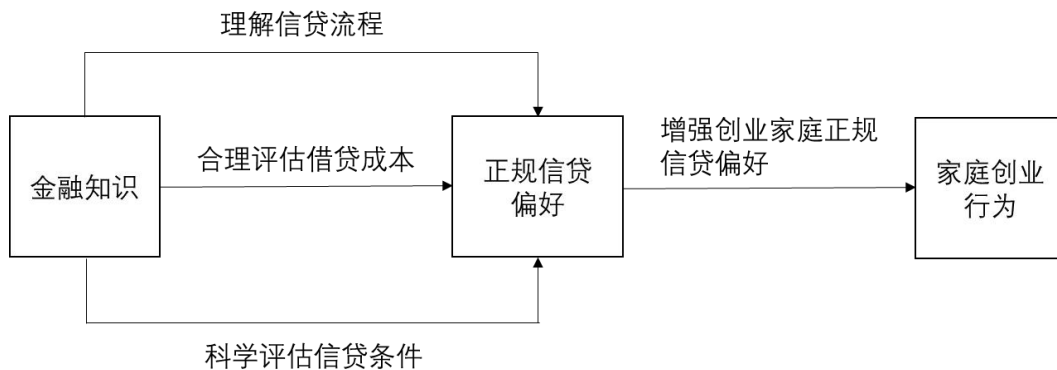


图 2.1 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正规信贷偏好机制图

(2) 正规信贷需求机制

家庭在做出金融决策时，是否能有效搜集信息，准确利用搜集到的信息进行计算评估，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是决策是否合理的关键。由于金融知识水平的不同，决策人对于不同借贷方式的还款期限以及成本方面的理解存在差异，并且因自身的金融能力所带来的自信程度不同，会影响不同的家庭对借贷渠道产生的需求出现差异。当前贷款种类日益繁多，贷款利率差别较大，家庭在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适合的贷款产品时，需要借款人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一方面，由于存在认知偏差，当家庭成员不知道怎么申请创业贷款时，会对家庭的正规信贷需求产生抑制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缺乏金融知识的家庭无法准确判断自身的债务状况，使得个人和家庭的借贷成本更加高昂，信贷成本的增加会抑制家庭对信贷资金的需求。而当面临资金缺乏问题时，金融知识储备越高的家庭对信贷活动的了解更全面，将正规信贷作为自身的融资渠道之一，产生了家庭正规信贷需求。此外，当对正规信贷有需求后，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家庭在收集和处理信贷信息方面花费的时间越少，进而增加自身主动申请正规信贷的积极性。

金融知识教育的深化会促进创业者对宏观环境的认识，使创业者可以对金融信息进行有效地筛选和分析，有利于创业者对信贷成本以及创业成本的有效控制，以做出明智的决策，增加了创业家庭的正规信贷需求（Jappelli T, Padula, 2013）。吴雨（2016）也发现金融相关的教育影响可以推动居民产生潜在的借贷需求，并将自身借贷需求反馈出来，进一步转化为实际的借款申请，降低居民由于不知道如何申请贷款转而寻求非正规渠道借贷的比例，刘自强（2019）的研究证实了上

述分析。一方面，当家庭在进行创业而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时，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能够减少家庭对正规信贷融资渠道的排斥力度，有利于家庭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改善当前创新、投资机会不足的现状，增加创业家庭申请正规信贷的积极性，推动家庭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投资，从而释放出潜在正规信贷需求。因而家庭在进行创业活动时，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家庭信贷需求的表达，提高其信贷发生率。另一方面，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家庭在参与创业投资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推动财富积累，提高家庭的还款能力，进而产生潜在的正规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家庭的创业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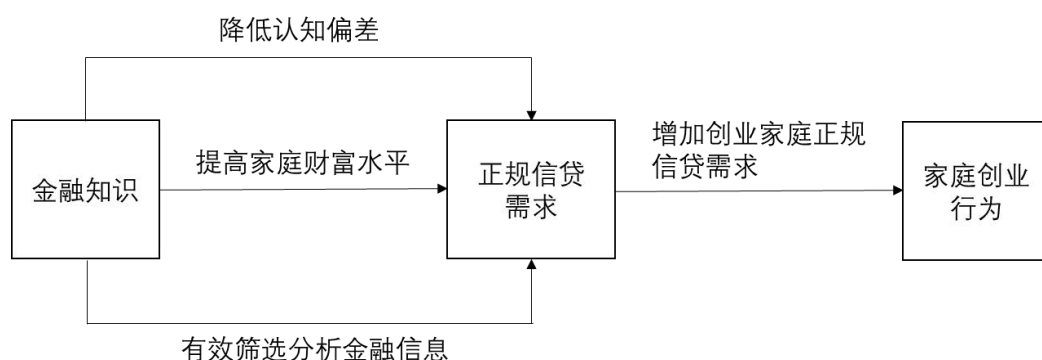


图 2.2 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正规信贷需求机制图

(3) 正规信贷可得性机制

创业者在进行创业活动时，通常设有一个资本门槛，当创业者自身所拥有的创业资金不足时，通常需要借助借贷渠道的资金支持来启动创业。在研究信贷约束和家庭创业决策的关系时，学者们总结出如下规律：在信贷约束被纳入为创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时，当家庭在外部信贷约束的情况下，家庭自身经济状况越好，家庭进行创业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而在家庭不存在信贷约束时，创业者是否作出创业决策主要受创业绩效高低的影响，家庭经济状况不再是一个关键因素，这是因为创业者有条件获取借贷渠道的创业资金。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学者们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当家庭存在信贷约束时，会对家庭作出创业选择起负向作用。

根据信贷约束的成因，信贷约束可以分为“供给型信贷约束”和“需求型信贷约束”两种。从供给角度来看，Stiglitz 和 Weiss (1981) 指出，在信贷市场中，由于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会存在逆向选择的现象，银行的信贷供给之和低于总需求，导致市场信贷配给效率的降低。而在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后，他们注意到导致信贷约束这一现象的成因不仅是银行提供的信贷配给不足，当居

民存在信贷需求时，而对金融机构相关贷款政策、贷款程序的认知不够，也会加重信贷约束的问题。由于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支持不足，家庭成员对金融知识的掌握较少、对信贷流程的了解不全面，对创业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产生了抑制作用。

金融知识有助于家庭理解金融服务的相关信息、流程等，并降低家庭因为金融知识盲区而放弃金融服务的概率，显著降低家庭金融排斥的概率，提升家庭的金融可得性（张号栋等，2016）。胡振等（2017）认为金融知识可以促进家庭进行理财规划，从而提高财富水平，增强还款能力，提高信贷资质审查通过率，从而促进家庭的经济活动。Lusardi & Tufano（2015）认为金融知识会影响家庭的储蓄决策，促进家庭财富积累，而财富水平较高的家庭越容易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资质的核查，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以满足家庭在创业活动中的资金需求。在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中，较少出现借款逾期不还的现象，通常会维持优良的信用记录，因此在申请创业贷款时，这类家庭相对更容易通过金融机构的信用审查，以使家庭顺利获得正规机构信贷。因此，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创业家庭对金融市场更加了解，降低贷款申请被拒的概率，并且能够有效降低信贷资金成本，增强家庭的获贷能力，从而缓解家庭的供给型信贷约束。而正规信贷的获得对家庭创业活动至关重要，及时、充足的信贷资金能够为家庭创业项目的发展注入新动力，能够不断更新换代技术设备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有效促进家庭的创业经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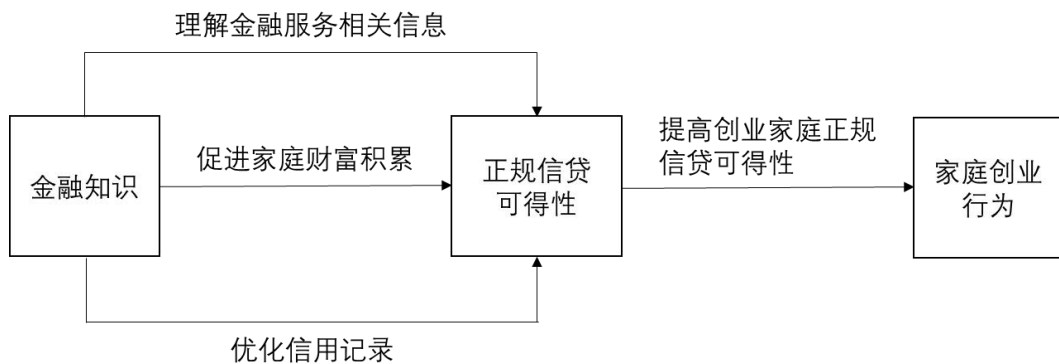


图 2.3 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正规信贷可得性机制图

2.3.2 风险态度机制

在家庭创业活动中，由于创业风险的存在，创业通常被认为是一项风险决策。一方面，创业者自身所持有的风险态度，对家庭的创业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起到推动或抑制家庭的创业参与；另一方面，风险态度会改变创业者对风险的认知，

在作出创业决策前，通过综合评估创业风险高低，衡量家庭创业参与是否可行，因而间接影响了家庭的创业活动。由于心理因素的影响，创业者对于创业风险持有的态度不一，一部分个体是风险厌恶者，在风险不可控的情况下不会冒险参与，偏好于从事低风险活动；而部分个体认为风险能创造意想不到的财富，使其更倾向于从事高风险工作。Kihlstrom 和 Laffont（1979）在进行理论研究后，证明了如下规律：个体在厌恶风险的情况下，往往不会做出创业尝试，在工作中更倾向于成为受雇者；而对风险持积极态度的个体，将风险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催化剂，对创业参与的态度更为乐观，更可能进行自主创业。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多次实证研究，研究验证了个体的风险态度会影响其创业行为，对风险的偏好程度与创业活动呈正相关关系，相比厌恶风险的个体，风险偏好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自主创业。从风险态度对创业活动的直接影响来看，风险偏好者拥有的收益目标往往高于其他人，仅仅成为受雇者往往难以满足他们对高收益的要求，从而偏好风险的个体会倾向作出风险尝试，选择自主创业以追求高风险收益。从间接影响来看，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客观存在风险的内在判断，不同人对相同的客观情形会有不同的风险认知。学者们经研究发现，由于风险爱好者对于风险的感知度更敏感，风险认知也会强化个体的风险态度，促进创业决策的制定。通过对金融知识教育的学习，增强了其风险管理能力，推动了业务良好运转与合理管理，间接促进了创业决策的制定。

居民的风险态度容易受其对金融风险认识程度的影响，与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相关。Dohmen et al.（2010）的研究表明，风险态度作为主观心理变量，与其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金融知识可以通过认知能力影响到居民的风险态度。朱涛（2016）也发现，偏好风险的人大多是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而风险态度则和人们的投资行为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创业者，不仅对于风险的感知度越敏感，而且对于金融风险的规避能力也更强，从而推动家庭开展创业经营活动。张琳琬和吴卫星（2016）的研究表明，当家庭的财富水平越高，其自身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越低，愿意用高风险来换取高的收益，在投资活动中参与度更高。因此，金融知识可以通过财富水平影响居民的风险态度。

随着居民金融知识的丰富，对市场信息敏感度会越强，对于市场操作的了解更为全面，会促进个体在投资活动中信心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居民对投资风险的承受能力，使其降低了对风险的厌恶，从而推动了风险投资活动。Tversky 的胜任力假说（Competence Hypothesis）指出：个体对于经济决策的胜任力，与其风险态度存在相关关系。当个体自身胜任力较高时，会降低对投资风险的厌恶，产生更强的投资意愿。在进行经济决策时，金融知识储备高的居民对家庭的经济决策会具有较高的胜任力，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偏好，从而有效促进家

庭的创业参与，即金融知识可以通过自信程度影响到居民的风险态度。张云亮等（2020）发现风险偏好程度高的家庭能拓宽融资渠道、缓解创业中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家庭的创业活动。因此，本文认为金融知识会改善家庭的风险态度，提高自身风险偏好程度，从而促进家庭的创业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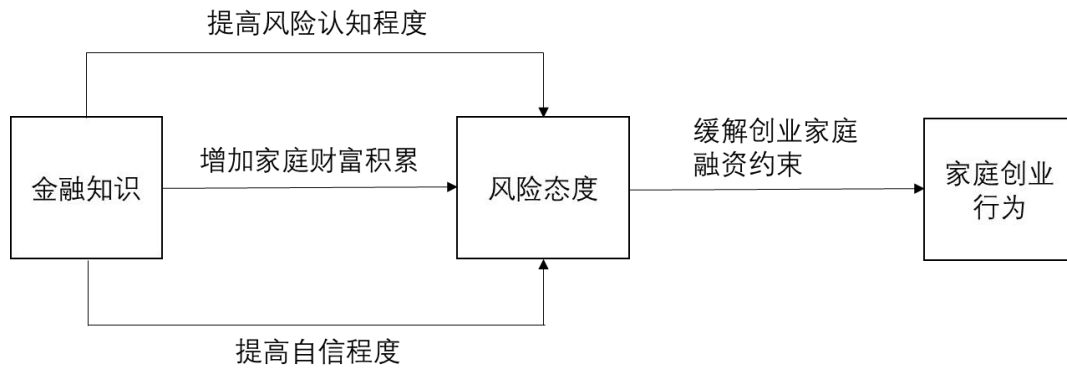


图 2.4 金融知识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风险态度机制图

第3章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行为影响的实证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调查，从2011年开展访问调查，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该调查从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抽取样本，采用分层、三阶段及与规模度量成比例的抽样方法进行调查，调查样本数量充足，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问卷中询问调查了受访者的金融知识相关问题，同时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家庭创业相关信息。由于在2017年对受访者金融知识的全国调查中，仅调查了第一批受访者，不再询问2015年已经询问过的受访者，故样本量仅有941个，在数量上不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用该调查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轮全国调查数据。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单位，对于所需研究变量的处理上，删除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并对家庭的创业绩效上下1%的样本进行缩尾处理。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并剔除调查问卷中金融知识相关回答的缺失值，最终研究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时的有效样本为33884户。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家庭创业，包括家庭创业决策、创业动机和创业绩效。关于家庭创业决策，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尹志超等，2015）的做法，将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家庭赋值为1，否则为0；创业动机包括主动创业和被动创业，家庭主动进行创业活动赋值为1，被动创业记作0；创业绩效则用去年或今年上半年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营业收入来衡量。

3.2.2 解释变量

在本文研究中，核心解释变量是金融知识水平。在评估受访者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时，一种方法是考察受访者对自身的主观评价与认知，但因直接受个体的主观自我评价影响，可能与实际水平存在偏差。一种方法是使用相关问卷调查，由于调查问卷中涵盖各类金融知识问题，询问与考察的角度各不相同，各类问题的代表性也有所差异，因此在构建金融知识综合指标时，根据各类问题的权重得分，使用因子分析方法更为合理有效。

本文借鉴以往文献, 选用 CHFS 问卷中受访者对于涉及金融知识问题的回答, 包括存款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理解及投资风险认知问题, 衡量其金融知识水平。从调查结果来看, 受访者对利率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为 27.73%, 投资风险问题正确率为 48.45%, 而对通货膨胀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有 16.07%, 回答不知道或者计算不出来的受访者, 所占比重近半数, 反映了受访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差别较大, 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此外, 在问卷相关问题的调查中, 受访者对于全部问题都未正确作答的人数占 41.36%, 正确作答的平均个数仅有 0.893 个, 反映了我国居民普遍缺乏金融知识的现象。

表 3.1 金融知识相关问题回答概况

	回答正确	回答错误	不知道/算不出来
利率计算问题	27.73%	22.62%	49.65%
通货膨胀理解问题	16.07 %	37.12%	46.81%
投资风险问题	48.45 %	4.62%	46.93%

表 3.2 金融知识相关问题回答情况分布

	0	1	2	3	平均数量
回答正确	41.36%	34.25%	18.73%	5.89%	0.893
回答错误	53.26%	29.71%	15.10%	0.98%	0.629
不知道/算不出来	34.68 %	18.85%	19.76%	27.50%	1.410

由于受访者在接受问卷调查的过程中, 回答结果里包含“不知道/算不出来”选项, 与作出正确或错误回答的情形一样, 都反映了受访者对该题目考察知识的了解程度。因此, 本文借鉴马双和赵鹏飞(2015)等的做法, 对于选取的 3 个金融知识问题, 在考察是否回答正确的基础上, 另外设置受访者是否正面回答的哑变量, 在此设定上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 衡量其金融知识水平。表 3.3 报告的 KMO 检验结果为 0.6802, 通常当 KMO 的值大于 0.6 时, 使用因子分析是可行的, 故样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 1 的判断原则, 选取前两个因子, 合计能解释 71.21% 的方差, 因而能够有效的处理与反映数据信息。

表 3.3 因子分析 KMO 检验结果及因子旋转载荷

	KMO 检验结果	因子 1 载荷	因子 2 载荷
利率计算问题回答正确与否	0.7501	0.7019	0.2097
利率计算问题是否正面回答	0.7158	0.7696	0.3709
通货膨胀问题回答正确与否	0.7553	0.6727	-0.0640
通货膨胀问题是否正面回答	0.7508	0.7619	0.3094
投资风险问题回答正确与否	0.6109	0.1450	0.9556
投资风险问题是否正面回答	0.6212	0.1882	0.9505
全样本	0.6802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基于户主、家庭和地区三个维度，选择本文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包含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和风险态度。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总人数、身体不好成员数、城乡变量。家庭社会网络变量：家庭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和红白喜事方面的年度礼金支出。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创业行为具有差异，故将省份虚拟变量加入模型。

(1) 年龄变量。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与投资行为具有不同的表现，创业实际上是风险投资的一种形式，受年龄的影响较大。在本文中，年龄为离散变量。

(2) 性别变量。男性和女性对于家庭资产的配置方式会存在不同，从而性别也会影响创业相关的投资决策行为，因此户主性别变量与家庭创业行为之间有一定影响。本文性别变量的设置中，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

(3) 政治面貌变量。在我国，中共党员的申请具有一定的门槛，综合能力较强的个体申请成功的机会较大，政治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访者的综合素质高低。在本文中，中共党员赋值为 1，非党员赋值为 0。

(4) 受教育年限变量。在对创业环境的认知上，当个体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时，对金融市场信息的敏感度会有所差异，因而会影响家庭的创业参与。本文将学历为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赋值 1-9，数字越高代表其接受的教育层次越高。

(5) 婚姻状况变量。家庭的创业行为受婚姻状况影响较大，一方面，在婚姻生活中家庭负担的加重，会抑制家庭的创业参与。另一方面，当已婚家庭积累了一定的储蓄，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会更高。本文将已婚

赋值为 1，将未婚、分居、同居、离婚或丧偶赋值为 0。

(6) 风险态度变量。创业活动实质为一种风险投资，面临的创业风险较高，故居民的风险态度会影响创业抉择，与家庭创业行为有一定的相关性。依据不同的风险态度分类为风险爱好，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将愿意投资高风险、高回报和略高风险和回报定义为风险偏好；将选择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的定义为风险中性；将选择略低风险、略低回报和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的定义为风险厌恶。

(7) 家庭规模变量。家庭的初始资源积累，对家庭的创业活动具有调节作用，而家庭人口数量会直接影响家庭初始资源积累值，进而影响家庭的创业参与。因此本文将家庭人口数纳入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8) 房屋变量。家庭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数量会对其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使用家庭有无房产控制家庭经济条件对家庭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将家庭拥有房产赋值 1，无房产赋值为 0。

(9) 家中身体不好成员数变量。当一个家庭中存在身体状况不佳的家庭成员，会加重家庭的生活负担，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使家庭通常在选择创业时相对更为谨慎。本文将家庭内身体不好或者非常不好的情况赋值为 1，将身体非常好、好、一般的情况赋值为 0。

(10) 城乡变量。家庭是否作出创业参与以及创业后的经营效果，容易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创业氛围与创业环境存在差异，会对家庭的创业行为造成不同影响。本文将农村地区赋值为 1，城市地区赋值为 0。

(11)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创业活动具有一定的门槛，首先需要初始投资，家庭所处的社会网络作为家庭在创业活动中的一种社会资本，也应纳入影响家庭创业行为的要素中。本文将家庭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和红白喜事方面的年度礼金支出作为家庭社会网络变量值。

表 3.4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代码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ntre	创业决策	0.160	0.367	0	1
mot	创业动机	0.720	0.449	0	1
perf	创业绩效	10.47	1.314	6.215	13.82
literacy	金融知识	7.59e-09	0.504	-0.652	0.807
age	年龄	53.24	14.34	3	101
gender	性别	0.755	0.430	0	1
party	政治面貌	0.168	0.374	0	1
risk_preference	风险爱好	0.0917	0.289	0	1
risk_aversion	风险厌恶	0.638	0.481	0	1
edu	受教育年限	9.238	4.203	0	22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08021062010006026>